

學術經典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梁啟超

東方出版社

•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梁啟超

東方出版社

本书据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编校再版

责任编辑:孙 涵

特邀编辑:傅 刚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文学史类丛/

薛德震主编

ISBN 7-5060-0709-6

I. 中…

II. 梁…

III. ①韵文-文学研究-中国 ②韵文-文学史-中国

IV. I207.2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ZHONGGUO ZHI MEIWEN JIQI LISHI

梁启超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135 千字 印数:1—6,800 册

ISBN 7-5060-0709-6/I·63 定价:15.50 元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主编 薛德震

副主编 姜渭渔

张树相

编委 吴先宁

喻阳

黄翔

魏海田

马有金

方鸣

执行编辑 喻阳

孙涵

方鸣

编 选 说 明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 38 年，史称民国时期。与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是民国学术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继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强度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和视野，一时间著述兴盛、流派纷呈。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研考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同时使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更见系统性，我们编选了这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考虑到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时代学术发展轨迹和现今出版状况，我们的编选工作按如下要求进行：

1. 入选范围为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中国学人发表的重要学术著作；个别作品虽初版于辛亥革命前（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

清宣统二年，即 1910 年），但时限接近，且影响主要发生在民国时代及以后，故酌情选入。

2. 一些入选范围内的著作其学术地位虽很重要，但有近年出版的简体横排单行本，查找较为方便，故只酌情收选。

3. 选收进本文库的作品，原多为繁体竖排本（少数作品在收入作者个人文集时改成了简体横排），现统改为简体横排本。

4. 个别作品的编校参考，吸收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同致谢忱。

5. 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等，译法与现在通用译法有别，为存原貌，不作更动；“的、地、得”等副词用法、异体字、通假字等，一仍其旧；标题层次也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编印时作了修订。

6. 个别著作的一些观点、提法等，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本次出版，极少删改。相信读者会用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有用，舍其不足。

编选这样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库，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读者指正。

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才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

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沟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方出版社有鉴于此，计划编印一套能反映民国时期学术成果的系列文丛，搜集这段时期文史哲名著，汇为“典籍文丛”，以简体字排印。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并邀序于予，于是略述民国时期学术的价值，作为序言。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序 论

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

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歌谣的字句音节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发泄完便戛然而止。诗呢,无论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骚体,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句法和调法,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不能免。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功的美。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样的璞玉、花卉,无论美到怎么样,总是单调的,没有

多少变化发展。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故。后代的诗，虽与歌谣画然异体，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

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但严格论之，歌与谣又自有别。《诗经·魏风·园有桃》篇：“我歌且谣。”《毛传》云：“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无者谓之谣。虽然，人类必先有歌而后有乐，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及专门音乐家出，乃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于是乎有合乐之歌，则后世所谓乐府也。

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不歌而诵”的也是诗之一体。但音乐发达的时代，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史记》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大抵三百篇里头，除三《颂》或者是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其余十五《国风》多半是各地“徒歌”的民谣；二《雅》则诗人所作“不歌而诵”的诗，自孔子以后，却全部变成乐府了。后世乐府，其成立发达的次序，大概也是一样。

乐府之名，起于西汉。《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官名）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大概是不错的。但有当注意的一点，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大抵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其一，《郊祀》《房中》诸歌，歌词与乐谱同时并制，性质和《诗经》的三《颂》略同；其二，即乐府所采之民谣，

其中大半是“徒歌”，而乐官被之以音乐。《铙歌鼓吹曲》之《朱鹭》、《思悲翁》……等十八调，《横吹曲》之《陇头》《折杨柳》……《相和歌辞》之《鸡鸣》《乌生八九子》《陌上桑》……等皆是也，看第三章性质和《诗经》的十五《国风》略同。汉乐府属于第二类者盖十而七八，此类乐府，大率采各地方之诗，而还被以各地方之乐，（注一）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音节之异同，久已无考了。

汉代乐府，谅来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魏晋以后，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诗的题目，虽号称乐府，已经和“不歌而诵”的诗没有分别了。此如《三百篇》与乐相丽，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宋词与乐相丽，元明词便与乐相离；元明曲与乐相丽，近人曲便与乐相离，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然而名实之间，却不可含糊看过。要之乐府一体，自西汉中叶始出现，至东汉末年而消沈，乐府在汉代文学史的地位，恰如诗之在唐，词之在宋，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过此以往，虽继续摹仿者不少，价值却完全两样了。

南北朝以降，摹仿汉乐府的作品，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大有不同。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可以见出数百年间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

本卷所叙录，以汉乐府为中坚，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不复在此论列。

（注一）《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

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可见当时乐府，以地为别。又别有所谓“声曲折”者，则乐谱也。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古歌谣及乐府	(1)
第一节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	(1)
第二节 两汉歌谣	(15)
第三节 汉魏乐府	(27)
第二章 周秦时代之美文	(103)
第一节 《诗经》之篇数及其结集	(103)
第二节 《诗经》的年代	(112)
第三章 汉魏时代之美文	(113)
第一节 建安以前汉诗	(113)
第二节 汉魏乐府及其类似之作品	(182)
第四章 唐宋时代之美文	(198)
第一节 词之起源	(198)

第一章 古歌谣及乐府

第一节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

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则其起源自当甚古。质而言之，远在有史以前，半开化时代，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歌谣便已先有。试看现在苗子，连文字都没有，却有不少的歌谣。我族亦何独不然？虽然，古歌谣发达虽甚早，传留却甚难，不著竹帛，口口相传，无论传诵如何广远，终久总要遗失。何况歌谣之为物，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社会状况变迁，情感的内容亦随而变。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现代欧美一时流行的曲子，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有，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想他流传不坠，谈何容易。现在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也有好十几件，我们虽甚珍惜，却有审查真伪的必要。

最古之歌谣见于经书者，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右歌见《尚书·皋陶谟》，在我们未能把《皋陶谟》的编辑时代从新考定以前，只得相信他是真。那么，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古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但即令是真，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用韵语互相劝勉，在情感的文学上，当然没有什么价值。

《尚书大传》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

卿云烂兮，糺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夔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褻裳去之。

这三首歌，就诗论诗，总还算好。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这诗的字法、句法、音节，不独非三代前所有，也还不是春秋战国时所有，显然是汉人作品。《尚书大传》相传是伏生作，真否已属问题，就算是真，伏生已是汉初人了。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第二首是八伯和，第三首是舜载歌，显是依傍《皋陶谟》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

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见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什么帝舜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见晋王肃的伪《家语》。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更无考证之余地了。伪《列子》有尧时《康衢歌》四句，全钞《诗经》。此外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皆无征引之价值。

《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据此，则夏代的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但其辞当已久佚了。枚𨵿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因此造出五首诗来，近人久已知其伪，不必辨了。要之夏代歌诗，一首无存。无已，则《孟子》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或算得是夏代仅存的韵语。《孟子》这书固然不假，但他根据何经何典，是否春秋战国时人依托之作，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

殷代歌诗，传者依然很少，《商颂》五篇，是否有殷遗文在内，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已属疑问。此外见于《史记》者有殷末周初之歌两首：

箕子《过殷墟歌》：

《史记·宋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司

马迁释之曰：“所谓狡童者，纣也。”

伯夷《采薇歌》：

《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黄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记》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但所记三代前事，很多令人怀疑之处。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但周初诗歌，《三百篇》著录已不少，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然则这两首歌，大概也当可信。歌中文辞之优美，意味之浓厚，不待我赞叹了。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当以《三百篇》为代表，此处不再说了。其次，则《左传》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今摘录若干章以觐沿革：

周辛甲《虞箴》襄四年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亡同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